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狐 第三十九回 單趨賢開筵充闊客 沈逸民吃醋阻從良

卻說丁統領將鈔票三百元擺在臺上，賞給寶玉作為今夕酒席之費。因後天即欲回轉江寧，未便在申逗留，所以開銷現款，落得顯顯自己的奢豪，不但使寶玉欽敬，而且令別人知道我的場面，有一擲千金日費萬錢之概。那知這一來，翻而吃了啞苦，白白丟了許多銀子，討不得寶玉一聲謝。究竟丁統領是個武官，性子極其直爽，既不熟悉花叢中情景，又不向別人討教，偏要做假內行（讀杭），未曾說開銷酒帳這句話，含糊一擲，致落寶玉的圈套。雖統領不在乎此，然細細想來，豈不做了洋盤大老官嗎？閒話少表。當時阿金、阿珠與相幫等人收拾殘筵，見此多金，翻不敢貿然謝賞，因下腳錢照例四元，多則加倍，或額外賞賜，未嘗無要緊完的瘟生闊老。然一賞數百元，則從來有酒的，故此都向著寶玉觀看。寶玉也知這卷鈔票是開銷我的酒帳，誇耀自己的闊綽，並非犒賞一班下人的，但他沒有言明，我何弗只做不知，當作眾人的犒賞，使他暗中吃虧，另行再送我酒錢呢？況他就要去的，不是個長久客人，有什麼後日的貪圖？此刻盡不妨敲他的竹槓，即使背後說我、恨我，不怕他不來開銷，坍了自己臺的。主意已定，便假作埋怨阿金等眾人道：「唔篤啥能格小家氣，阿像煞見歇食麵格，大人賞仔唔篤幾化，謝才勿過來謝，呆瞪瞪立勒浪作啥介？」阿金等聽了，早已會意，一同過來謝丁大人的賞。

丁統領不禁暗暗吃驚，懊悔自己鹵莽，不曾說得明白，竟著了寶玉的道兒，但事已如此，不便再說吝嗇的話，失了自己體面，正叫做「啞子吃黃連，道不出的苦」，只得強作歡容，裝出坦然的樣子，向著寶玉說道：「我是難得到這裡的，賞他們幾百塊錢不算什麼，只怕你用的許多人，分派起來，每人還不夠買兩件衣服穿呢。」寶玉連忙答道：「世界浪才像大人實梗，俚篤才要發財哉。奴皆為是大人格賞賜，格落勿敢叫俚篤辭，恐怕大人要動氣格佬呀。大人真真量大福大，挑挑唔倪，唔倪勿知哪哼燒透仔路頭，接著格位大人格。」寶玉正當說著，來了一眾烏龜、蟹腿、燒湯以及粗做娘姨、小丫頭等用人，都到丁統領面前謝賞，統領說了一聲「免」，均各退下。申觀察忽然笑道：「這一來，足值三百塊錢，把寶玉家裡的人，一齊倒了包，豈不有趣嗎？」這幾句話，引得眾客哄然大笑。

此刻丁統領也覺快活，又聽了寶玉與申觀察的言話，早把懊惱之心盡行消釋，仍拉著寶玉的手，說道：「我後天要動身了，你的錢，我明日叫武書送來罷。」寶玉道：「阿是倪待慢仔大人，格落後日就要動身去哉介？」丁統領道：「我有公事在身，怎能自由自在，常到你家頑呢？況我再至此間，又論不定日子，不知今年是來年，所以開銷了你，並非怪著你待慢，休要弄錯了。你如不信，你去問問各位大人，自然明白了。」說罷，聽鐘上已鳴兩下，眾人都走了，丁統領也覺身子疲倦，急欲回船養息，亦然起身同去。寶玉並不挽留，只說：「大人後日開船末，明朝好到倪格搭來格。」統領口中雖然答應，卻沒有昨天的高興了，匆匆同出門外，與申觀察等各位大人拱手作別。一時轎馬喧闐，輪蹄紛散，東西分路各歸，不必詳敘。

單表丁統領同武書回船之後，想起那方才之事，雖在眾人跟前張足場面，然化了许多錢，始終未聞寶玉道一謝字，空說了幾句好看的話兒，足見他胃口極大，欲壑太深，看得這三百塊錢輕如鴻毛，全不放在眼裡，真真是個無底洞，斷然相與不得的，我明日開銷了酒帳，就算完事了。這許多念頭，都是回味想出來的。

話休瑣屑。過了一夜，又封了二百塊錢，命武書送去，自己卻往各處辭行。楊大人請他在別的所在又吃了一臺花酒，因非書中正文，毋須表出。翌日午前，便起碇回寧覆命去了，不提。

縮轉身來，仍說寶玉自丁統領去後，當夜阿金等將犒賞的三百元交與寶玉，寶玉取了一半，其餘一百五十元，均作數份，賞給樓上下男女用人，阿金、阿珠與管帳的各得雙份。還有自己的哥哥杜阿二，現在補了看守客堂的缺，也派了雙份，此外各得一份，無不歡喜異常，說丁大人是個闊手，難得遇著的。在寶玉卻司空見慣，視若尋常，且知丁統領以後決不再來，落得多要他幾百塊錢，貼補平日的游費。

下一天，武書又送來二百元酒資，雖被他打了一個八折，也是多的，寶玉並不計較，曉得衙門公館中，都有這個規矩，不要說是嫖帳，就是中國向洋人借款，也有九五折的扣頭。總之銀錢一經著手，憑你是親爺娘、活老子，都不能脫白的。俗語云：「水過地皮潮。」真正比喻得一些不差。寶玉熟諳世故，所以問了武書幾句，即喚阿金取出一張名片叫管帳的寫了收謝幾個字，注明收到洋二百元，好讓武書回去覆命。

武書去後，又來了一個單趨賢，在寶玉面前買功，說：「這位丁大人，若不是我薦舉你，那天要叫李巧玲了。被我把巧玲說壞，方來叫你，你想我這場功勞大不大嗎？」寶玉聽他口氣，是來討我謝儀的，但此事確是虧他，應該謝他幾個錢，只是沒有名目，與武書兩樣，未便把現錢相送，故笑盈盈的說道：「多謝單老照應，奴也曉得勒裡。奴明朝夜裡請問搭來吃酒，後日請坐馬車，一淘到愚園去，阿好？」趨賢道：「很好，你既誠心請我，明晚那臺酒，面子上算我請客，因為我從來只叨擾別人，有些難為情，所以同你商議，你肯裝裝我的幌子嗎？」寶玉道：「奴才肯格，悉聽單老說末哉。」趨賢又道：「後天是重陽日，你請我坐馬車到愚園去，倒不如往徐園去的有趣。他那裡菊花極多，各種名目不計其數，都是向各處購求來的，據說名貴得狠，故現今登著申報，開一個菊花會，你可高興去看看嗎？」寶玉道：「阿是新開浪格徐園呀，奴倒忘記脫哉。既然故歇有菊花會，比仔愚園好白相，奴有啥勿高興去介？」

阿金剛正從外房進來，聽寶玉說要往徐園去，便插嘴道：「徐園像煞有得勿長遠來，景致還算嚙啥，可惜地段推板仔點，格落白相格人勿多，加二進園要兩角洋鈔，若勿弄點花頭，哪哼別人想著去嘍？不過故歇有仔菊花會，阿要加價勒介？」趨賢道：「我雖看過申報，卻沒有留神價目。橫豎加與不加，我們終要去頑的，究屬有限得狠，管他則甚呢？」說罷，起身要走。寶玉道：「有啥要緊事體佬？坐仔一歇歇就走介。」趨賢道：「實不瞞你，此刻申大人在金小紅家，等我去又麻雀的，所以不能多坐了，我與你明日會罷。」寶玉叮囑道：「奴明朝端整好仔酒菜，為仔別格事體，推頭申大人差我哪哼哪哼勒勿來介？」趨賢道：「你不用叮囑得的，明晚連申大人都請在內，怎麼推他身上不來呢？況且是你請我，我借此要擺擺款的，即使有天大的事情，我肯啥得這臺酒嗎？」這幾句話，引得寶玉、阿金等莫不掩口胡蘆，好得趨賢的面皮極老，漫說是笑他，即指著鼻頭罵他，他也不不要緊的，所以並不再言，匆匆的去了。當日兩下均無書說。

到了明天下午四點鐘，趨賢同著兩個朋友先來，一位叫沈逸民，排行第三，嫖界中都叫他沈三的；一位就是從前同胡士誠來過的趙完璧。寶玉陪著閒談。趨賢忽虛擺架子道：「可惜此刻只有三個人，不然，倒可以敘一桌麻雀，解解悶呢。」逸民接嘴道：「與其又麻雀，倒不及清談的有趣，況小弟素不擅長，就再來了一位，這桌和也碰不成的。」趨賢聽了，連說「是極是極」。

寶玉道：「唔篤橫勢勿碰和，奴有一句閒話，要細細教問問來。」趨賢道：「你問我，我曉得的，不論什麼事，都肯告訴你的。你說你說，我在此洗耳恭聽了。」寶玉微笑一笑，方問道：「申大人常常勒金小紅搭，到底搭小紅阿有啥花頭介？終曉得底細格。」趨賢道：「我的寶玉先生嚇，你是個聰明人，怎麼忽然懂懂起來？你想申大人與小紅，若沒有一些花頭，他什麼常在金小紅家呢？這個道理不言而喻，無須向我細問的了。」寶玉道：「阿呀，格套事體，啥問勿得格佬？奴倒偏要問問勒。」趨賢道：「你既然一定要打聽，我索性盡數告訴了你罷，他們兩個人，現在親熱異常，所以前天申大人同我商議，要把小紅娶討回來，托我做媒，去說這件事。我因這兩天沒工夫，故還未開口呢。」

那知這幾句話，在寶玉聽了，本屬無關緊要，但不曉得這個主顧，早被小紅占定，別人難以爭奪的了。不防坐在旁邊的沈三，已經面皮紫漲，酸氣直沖，忿忿的欲言又止。寶玉卻未留神，而趨賢說過之後，忽然想起沈三也做小紅的，且情深鬻臂，與尋常泛泛者不同，自悔失言，回頭見沈三這副形景，只好當作未見，向著沈三說道：「這件事情，確是真的，我本欲告訴三兄，卻巧

寶玉此刻問我，我所以直言不諱呢。」

沈三聽了，一心恨著申觀察奪我所好，因此沾染鎮江風味，氣得話都說不出來。既而定了一定神，暗想此事尚未開談，或者可以挽回，只要小紅不願從他，即申觀察也難以強成的，但須有一個能言舌辯之人，打動了小紅的心，方能破壞他們的事體。然我許多朋友之中，惟趨賢最善詞令，雖是申觀察信用的人，與我卻是至交，知道他的脾氣，一生所好的，無非黃、白兩件東西，有了這個，不論何人托他，他都當作主人看待，赤心去辦的；不然，即是主人差他做事，他不過當面答應，背後仍將此事攔起，催他也沒用的。今他把細情實說，大約主人沒有許他好處，抑或所許謝儀太薄，有意在我面前詳述，要我央求於他，也未可知。我何弗就此與他商懇，重重酬謝，先給些甜頭與他嚐嚐，待事成後加倍酬勞，諒他決無不肯的。打定主意，方開言道：「承蒙老兄關切，足見朋友交情。弟所以憤憤者，並非怪著老兄，請老兄勿疑。」趨賢不等他說完，便答道：「我怎麼會疑三兄見怪呢？況這事又不是我要做，小弟斷不這樣夾切的。」沈三又道：「我有一句不情的話，要奉懇你老兄，你如允諾，我終不忘你好處的。」說到這裡，便在上手取下一隻鑽戒，暗暗遞與趨賢，且說道：「此事須求你斡旋則個。」

要知沈三是富家子弟，頗有資財，但因雙親俱在，未能暢所欲言，娶討小紅歸家。然此心未死，終望二老歸天，以遂雙飛之願，故欲阻止此事。趨賢與他同淘，豈有不知？今聞沈三這幾句話，又遞過一隻鑽戒來，無非托我解散這件事，然頗不容易，且深負主人重托，這便怎麼處呢？欲待不受，卻又捨不得這注現錢交易，況事成後還有加倍的酬謝，比主人將來的更優，不如暫且應允，再作計較便了。腹中籌劃妥當，始低聲說道：「三兄托我，敢不竭力？但敝東委我作媒，不過議定身價罷了，必然已與小紅說定，此刻我忽前去吹散，你想難不難嗎？所以這事未能逆料，待有好消息，即報知就是了。」沈三唯唯。兩人講了好一回，不覺天色已晚。寶玉側耳細聽，已知他們的計較，不便插嘴，只與完璧敷衍閒話。

直等到八下鐘，申觀察與眾客來齊，趨賢暗囑沈三，今夜小紅讓他獨叫，切勿露於形色，把事弄壞，至要至要。沈三點首稱是。少停擺席叫局，主賓入座，紅箋飛召，翠黛紛來。沈三見申觀察與小紅調情耍笑，難免妒火中燒，然一來承趨賢之囑，二來懼觀察之勢，只得耐了下去，不言不語的坐著，略陪了幾杯悶酒，雖叫了本堂胡秀林的局，只不過敷衍而已。忽聞申觀察笑問趨賢道：「你怎麼突然請起客來，真是一件奇事，萬不料我也有一日擾你的。」趨賢亦笑道：「請大人量大些，遮姜晚生的體面，讓我今夜充做一次闊客罷。」這兩句話，引得合席大笑不止。惟沈三一人無精打采，單向著小紅觀看。小紅坐在觀察背後，未便過來安慰，又不好叫沈三轉局。故把頭搖了兩搖，雙眉皺了一皺，以示不得已之意。沈三看在眼裡，早已會悟，等到眾人半酣之際，眾局紛紛散去，他也推托有事，起身告歸，在家等候消息，不表。

且說申觀察見沈三先走，又問趨賢道：「那個姓沈的，怎麼狠不高興，匆匆的去了，好像有什麼心事呢？」趨賢道：「對嚇對嚇，若不是有甚心事，這個人狠是有趣，此刻趕他去也不去的。」寶玉在旁聽了，暗笑申觀察尚在夢中，問起這個對頭冤家來，你若曉得他這樁心事，只怕要活活氣死的，故不禁展然微笑。適被申觀察瞧見，問道：「寶玉，你笑什麼？」寶玉遮飾道：「奴想著剛剛單老講格笑話落呀！」申觀察還要問那句笑話，卻被趨賢用言又住道：「大人今夜可要到小紅家去嗎？」觀察點了一點頭，又與眾人豁了一個通關，聽那鐘上敲了□二下，等不及他們席散，先往小紅家去了。趨賢見觀察已去，方好肆無忌憚，同眾客大喝大嚼了一陣，吃到大醉方休，各各興盡而返。不言寶玉循例相送，與眾客分路散歸。

單表趨賢回到公館，雖已酣醉欲眠，然酒在肚裡，事在心裡，看看手上戴的鑽戒，想起「得人錢財，與人消災」這兩句話，我且打聽大人此刻可曾回來，到門房裡去問一聲，若已回府，我明日便往小紅家去。故歪歪邪邪，一步一顛，走至外邊，向管門的一問，回說：「尚未回來，我們所以不敢睡呢。」趨賢聽說，也不復問，即回自己房中安睡，實在倦醉異常，橫到牀上便著。一覺醒來，已是紅日滿窗。好得衣服沒有脫，起身甚便當。梳洗過了，又去問那管門的，方知昨夜大人歸家已經三下鐘了，並未住在小紅那邊，今日不妨去下說辭。正在那裡轉念，忽聞申大人傳喚，連忙飛身入內，見了觀察，請過了安。觀察喚他近身，輕輕吩咐了幾句，無非命他往小紅處議定身價一事。趨賢道了幾個「是」，說今天就去。說畢，退到外面，暗想：小紅在大人前一定答應願嫁，我少停用什麼言語打動小紅的心，把這件好事拆散呢？再者大人面前，我怎樣回覆，使他不要小紅呢？若我露了痕跡，非但有負沈三，連我的飯碗都要敲碎，還要惹人家笑話，說我外香骨裡臭，是個外國忠臣，臂膊向著外彎的，叫我怎好做人呢？故須籌一條兩全妙策，如俗語所云「快刀切豆腐——兩面光鮮」，方顯我的手段。怎奈一時想不出，我且到小紅家裡，見事行事，說話引話，再定主意。倘仍沒有計較，我去找人商量，或者別有高見，也未可知。所以吃過午膳，即匆匆往小紅家而去。正是：

水溢藍橋中有阻，花開紅豆起相思。

要知趨賢用何言語阻止小紅從良，以及胡寶玉徐園賞菊，都在下文表出。